

苏共历史分期問題及其他

A·柯斯金等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苏共历史分期問題及其他

A·柯斯金等著

文津、張芹譯

孙偉校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7年·武汉

內 容 提 要

本書計有譯文四篇，對蘇聯共產黨歷史的分期、蘇聯在外国武裝干涉和國內戰爭時期以及偉大衛國戰爭時期歷史中的一些問題提出了探討的意見；並對黨史研究中忽視党性原則的傾向提出了批評。可供讀者學習及研究蘇共黨史的參考。

蘇共歷史分期問題及其他

A·柯斯金等著

文津、張芹譯

孫偉校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武漢解放大道332號）

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1號

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

武漢市國營湖北印刷廠印刷

787×1092 1/32 318印張·74,000字

1957年12月第1版

1957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9,400

統一書號：11106·43

目 录

关于苏联共产党历史的分期問題	A. 柯斯金	1
国内战争史中的一些問題	И. 庫茲明等	31
更深入地研究偉大卫国战争历史	B. 叶夫格涅耶夫等	65
在历史科学中要严格遵守列宁的党性原則	“共产党人”杂志編輯部	95

关于苏联共产党历史的分期問題

A·柯斯金

科学地闡述苏联共产党历史，端在于創造性地探討党史科学的方法論問題，尤其是分期問題。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过去事件的正确分期是历史主义原則——苏維埃历史編纂学的首要原則——的最鮮明的表現法之一。

苏共历史的正确分期的意义首先在于：正确分期有助于更深刻更全面地反映共产党的革命改造活动，有助于在党的有規律的前进的发展中表明党的历史。大家知道，从建立了俄国无产阶级的馬克思主义政党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以来，已經过去半个多世紀了，而从第一批工人协会出現以来，則已80余年。苏共整个的漫长历史可以分成許多独立的时期，这些时期無論在社会政治条件方面，在工人阶级的自覺程度和組織程度方面，在工人阶级斗争的最近目的、手段和方法方面都是各不相同的。

在共产党的活动中，每一时期都表現着工人阶级向最終目标——共产主义前进的历史运动的一般規律性，并且也各各具有自己的不可重复的特点。例如，决不能不看到我們党的活动在十月革命前的时期同十月革命后的时期有重大的差

別。如果說，在1917年10月以前，黨的一切努力，它的理論、戰略與策略都是為了推翻地主與資本家政權和爭取無產階級專政這一任務的話，那麼，從十月革命之時起，黨的主要注意力便集中在無產階級專政的鞏固與發展，集中在社會主義的建設上了。黨史中各個為時較短的階段，如國內戰爭和國民經濟恢復的年代，彼此之間也是有區別的。

由此可見，蘇共歷史的分期並不是過去的事實與事件的簡單編年表。分期要估計到黨的生活中的各個現象之間的深刻聯繫，要依據於歷史過程的客觀規律性。同時，分期的任務就在於確定黨的鬥爭的各個不同時期與各個階段之間年代界限，確定它們的基本內容與特點。因此，分期有助於我們以具體歷史的觀點來闡述過去，它幫助我們了解錯綜複雜的社會現象，揭示黨在每個不同歷史階段上的活動的特點。

蘇共歷史分期要把歷史主義原則與黨性原則有機地結合起來。恰恰與“無黨性”為幌子來掩蓋自己階級內容的資產階級客觀主義相反，蘇維埃歷史編纂學是公開地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表達工人階級與一切勞動人民思想觀點的黨性原則出發的。這就是說，我們的歷史科學不僅僅反對主觀唯心主義使歷史事件適合現代要求的作法，而且還反對那種對歷史事件的資產階級客觀主義的解釋。只有徹底地運用歷史主義和黨性原則，才是有成效地探討蘇共歷史這門科學，並從而解決分期問題的保證。

確定蘇共歷史的正確分期，不去深刻地理解和創造性地利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者的各種著作，特別是列寧的

著作，是不可能的。在包含有探討党史的基本原理的列宁著作中，我們可以找到关于分期的一般概念，也可以看到列宁如何把一般概念运用于各个历史阶段和各个时期。党历次代表大会、代表會議和中央全会的決議是苏共历史分期的重要方法論与重要文献。在这些決議中，总結了我們党过去的全部活动的經驗，反映了我們党所經歷的道路的主要阶段。同时，要科学地探討党史分期还必須全面地研究过去的事实和事件，客觀地估計和批判地利用党史的全部文献。

苏共历史分期問題象党史科学的其他問題一样，創造性的討論是作好它的分期的必要条件。这篇文章的任务是把研究工作者和教师的注意力引向党史分期方面的最为迫切的各个問題，这些問題是需要广泛地討論并将其成果进一步創造性地发展的。当然，我們所发表的一些見解，也不一定能解决所提出的一些問題；这些見解不过是拋磚引玉，而且絕對不排斥对党史分期的其他观点。

* * *

大家知道，苏联共产党历史現行的分期法是当編訂“联共（布）党史簡明教程”时通过的。早在1937年，斯大林在給党史教科書編纂人員的信里就批評了党史科学中重大的方法論上的缺点，并且規定了該書的12章即12个时期，后来，这就成了党史的大事分期的基础。

在三十年代末制訂的这一分期方案，对于研究党史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加以否認是不对的。这个分期方案反映了社会科学所达到的水平，它使我們避免了在闡述党的历史与

理論的某些問題時發生分歧與混亂，促成了巨大歷史經驗的系統化。可是，學究式地對待“簡明教程”，把“簡明教程”的原理（以及在“簡明教程”中所採用的分期）教條化，這是違背馬克思列寧主義辯證法要求的，並且這阻礙了黨史科學的發展。

把“簡明教程”推崇為聖書的結果，便使“簡明教程”中所採取的黨史分期被看成是絕對和唯一正確的分期。但是，這並不符合事實，因為這裡對黨史若干階段的規定不是很確切的，並且需要給予認真的科學批判。這種分期帶來的缺點，尤其是对“簡明教程”第一、七、十和其他若干章的內容起了不良的影響。而且這些缺點長期以來未予批判，一些新的分期問題沒有得到探討，十月革命以後的蘇共歷史分期只是到1937年為止，這並不是偶然的。

因此，黨史學家面臨着一個緊迫的任務，就是要批判地重新審查蘇共歷史現行的分期方案的許多原理，使這一方案進一步完善起來。蘇聯高等教育部出版的高等學校蘇共歷史課程教學大綱草案中，曾作了解決這一迫切任務的嘗試。在這裡劃分出許多新的階段，確定了各階段的年代界限，黨史分期一直劃到目前為止。當然，在草案中所規定的分期，象過去其他的分期一樣，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為對這個分期還需要認真地說明道理和科學地論證。

還未必有人能同意新教學大綱的作者們，他們沒有確定蘇共歷史的各個主要時期，這樣，便不能深刻地揭示出共產黨所經歷的歷史道路上的全部特點。黨史主要時期的劃分方

案不仅是大学生与教員所需要，而且也是所有党史研究者所需要的。問題只是在于它的內容應該是怎样的。按照許多研究工作者与教員的意見（本文作者也同意他們的意見），蘇共历史必須分成下列几个主要时期：

一、俄国无产階級馬克思主义政党的准备和建立时期（1875—1903年）；

二、布尔什維克党在資产階級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1903—1917年）；

三、共产党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設时期（1917—1936年）；

四、苏联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設完成和由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时期（1936年到現今）。

这个总的分期方案是以大家都知道的列宁的指示为依据的，它反映着工人階級在党的领导下，同劳动农民結成联盟，为推翻地主和資本主义制度，建設新的共产主义社会而斗争的偉大經驗。而且，这个方案使我們能够把苏共历史看作不仅是祖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也是世界历史、国际工人运动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使我們能够透彻地揭示党的內部发展，党的綱領、政策，列宁的党内生活准則和党的領導原則的历史。

規定正确的分期在很多方面决定于苏共历史这門科学总的情况，决定于苏共历史的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可是，正如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与党报上所指出的，党史研究与探討的水平还不能滿足日愈增长的需要。多年以来，在个人崇拜的影响下，对闡述苏共党史，在我們这里滋长着教条主义与

主觀主義，以致黨史科學停滯不前，而停滯不前就離開了共產主義建設的迫切任務。

毋須多說，消滅黨史科學中的停滯不前是一項艱巨的、但是可以實現的任務。現在我們黨已經與各工作部門內個人崇拜的後果展開了堅決的鬥爭，在黨史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進展。研究工作者與教師開始大胆地提出和解決黨史中一些已經成熟的問題，堅強地掌握住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辯證法方法來認識過去的一些事實和事件。科學地闡述蘇共歷史與蘇維埃社會史的文章在報刊上發表得愈來愈多了。

在歷史書籍中對黨史分期若干問題的提出很值得注意。這不僅僅指上述的高等學校用的蘇共歷史新教學大綱草案。例如，十月革命以後時期的黨史分期問題，就在“歷史問題”雜誌上許多討論蘇維埃社會史分期的文章中涉及到了。可是討論表明了黨史分期問題決不是隨隨便便即可解決，它還有待於結合着社會史來進行深刻的和全面的考究。

毫無疑問，這一問題的首要方面，是確定歷史事件分期的科學原則。問題在於：依據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來確定基本的與經常起作用的、決定着黨在發展的各個不同階段上的活動的因素。很遺憾，我們這裡直到目前還沒有這樣明確制定的原則。在研究黨史分期時，偶然性與經驗主義的成分往往占主要地位。同時，個別歷史學家極其簡單地解釋這一問題的實質和意義，實質上是把這個問題歸結為蘇共歷史與社會史的相互關係。在“歷史問題”雜誌1956年第六期上編輯部所寫的“論蘇維埃社會史的分期”一文中對黨史分期就有這種

片面的观点。

然而，苏共历史分期原则的问题是很复杂的。决不能以通常解决通史分期问题的标准来解决这一问题。在这里，必须估计到不光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所发生的变化，而且还有工人运动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党的战略和策略、党的建设的形式和方法等所发生的变化。共产党是以革命手段改造社会的伟大力量，是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以利用客观经济规律为基础的党的政策，在社会历史过程中起着积极的作用。政策规定党的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因而对党的历史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我们不妨以苏共党史1921年至1925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为例来说明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从军事共产主义政策过渡到新经济政策，是以当时消灭工业和农业中的雕敝以及建立城乡间正确的相互关系诸迫切任务为先决条件的，是以国家经济总情况以及对它多方面估计为先决条件的。由党制订的经济政策估计到了具体的历史情况和俄国大多数农村生活的社会经济条件，规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些形式，在这些形式下，允许资本主义因素的某些活跃，与私人资本一起来振兴国民经济。新经济政策的主要要求在于废除余粮征集制和实行粮食税，俾使广大的农民群众对农业的恢复与发展知道加以注意，帮助工人阶级使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巩固起来。整个党内生活与群众政治工作都从属于这些任务的解决。在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无政府工团主义分子及其他反对派的斗争中，党巩固了自己

队伍的团结，和国内战争时期比较，大大扩大了党内民主的范围，彻底地改变了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方法。在俄共(布)党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党的组织形式及党的工作方法“完全是由某个具体历史环境的特点及由这个环境直接产生出来的那些任务所决定的”（“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32页）。

对苏共在1921年至1925年积累的历史经验的研究，显示党的政策、党在群众中的思想教育与组织工作对于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对于国家准备进入一个新的重建时期，发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的发生之所以是可能的，乃是因为党在自己的政策中认真地估计到各种客观条件，正确地反映了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政治和经济的生动而具体的相互联系，它们的总和构成了恢复时期的实质和特征，决定了它在党史中的地位。

关于苏共党史下一阶段——党为准备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而斗争的阶段，同样也可以这样说明。苏联经济的恢复，使党和我们全体人民能够完成向前迈进的新的重要的一步。1925年12月在俄共(布)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列宁的国家工业化的方针；指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进一步开展方面全部工作的总方向。党认为实行这一方针是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主要环节，因为只有建立强大工业才能巩固苏联的国防威力，使我国不致处于附属地位，从而保证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社会主义改造，其中包括农业小商品生产的社会主义改造。

1925年至1929年，完成了在各个战线上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准备工作。就是这个时期，在我国打下了发展强大工业即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根基。摧毁了反对工业化政策的所谓新反对派的顽强抵抗后，党捍卫了和创造性地发展了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并用这个计划把工人阶级以及城市和乡村的劳动人民群众武装起来。在党的领导下，工人阶级与劳动农民结成了新的联盟。在最复杂的环境中，开展了大工厂的建设，如首创的机器制造厂、黑色金属冶金工厂；建立了使燃料、车床制造、化学工业以及其他主要工业部门急剧增长的基础。早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1927年12月）召开之际，当我们巨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年产量增加了18%以上时，已替数百万农民群众转入集体化轨道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技术条件。俄共（布）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在决议中指出进一步加速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性，接着又提出了一项任务——大大扩展社会主义进攻资本主义因素的战线，并且准备农业全盘集体化。

于是，从1921年至1925年与1925年至1929年期间苏共历史经验的分析，得出第一个结论如下：

在确定党史分期的原则时，必须估计到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不妨顺便提一下，政治和经济有机的密切联系，它们的辩证的相互关系，特别明显地表现在1929年底的情况中，当时，党已经转入社会主义的全线进攻。在农民大批加入集体农庄的基础上，党的政策发生了急剧的转变，这一转变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党为农业全盘集体化与消灭富农阶级而斗争的阶段。

其次，举的例子还可以証明，在党的政策和活动方法中，在全国經濟以及国内外全部客观环境中所发生的相互牽連的变化，是划分苏共历史为若干阶段和若干时期的基础。这些变化决定着党史的所有这些阶段和时期的年代界限。

正确地理解政治和經濟的联系和相互作用以及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相互关系，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党的生活中的历史性的轉变，揭示出它們的原因和后果。同时，作为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不能不估計到，党的政策和党进行活动的具体历史条件所以发生变化不是偶然的，而是最后取决于生产方式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变化。所以，估計物質生产因素及其对社会历史全部过程的决定性影响，是确定党史分期唯一科学原則的必要条件。

苏共历史分期的科学划定，只能使我們确定共产党在某一时期的活动的一般性質，反映出这种活动的主要內容与独特的特点。例如，研究1921年至1925年的苏共历史分期，只能使我們了解事物的最重要方面，如国内情况、新經濟政策的实質、党内生活等等。但是，这些并不能把恢复时期的苏共历史包括无遺。恢复时期的苏共历史要丰富得多，党史学家决不能忽視这样一些重大事件，如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成立、宪法的通过、国际关系的发展等等。但是闡述这些事实（象闡述一切事实材料一样）的方法應該和闡述通史的方法有所不同：党史学家必須反映和強調党史科学的特点。在密切結合通史来闡述苏共党史时，历史家務須揭示每一个历史阶段中党内生活的特点，全面地說明党的作用，党

是工人階級和全体劳动人民为革命地改造社会，为建設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而斗争的領導、組織和动员的力量。

* * *

苏共历史最粗略的分期，是把它划分为十月革命前和十月革命后两个时期。这种分期是完全合理的，但是这种划分过于一般化，因而是不够的：十月革命前和十月革命后的党史还可以划分为許多独立阶段和时期。

十月革命前的苏共历史的第一个重要时期——俄国无产阶级馬克思主义政党的准备和建立占去了十九世紀的最后25年和二十世紀的头几年。在經濟方面和政治方面，这个时期都是資本主义发展中的轉捩点。代替了壟断前資本主义的帝国主义，使資產階級社会的基本矛盾达到极其尖銳的程度，革命运动的这样一些根本問題已經提到日程上来，如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从政治上和經濟上解放殖民地和附屬国，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等等。对于沙皇俄国的劳动群众來說，所有这些問題都是具有极其现实的意义的，在这里，外国資本和本国資本的压迫由于还有农奴制的残余势力而倍加沉重。

要解决在俄国已經成熟的深刻的社会矛盾，要实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就要求工人階級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組織性，因結成一个独立的馬克思主义政党。建立这样一个政党，并不是輕而易举的事情，尽管十九世紀与二十世紀初革命事件在神速地发展。需要进行长期的頑强而殘酷的斗争，首先是最先进的工人的斗争，以便把无产阶级的

运动从一般的民主革命洪流中分出来，并清洗掉这一运动中的各种小资产阶级的杂质和流派。工人运动的分出和巩固下来以及准备建立俄国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政党，其间是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这是工人阶级——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全体劳动人民的解放者和领导者成长的一个社会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

列宁不止一次地指出，我们的党是在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在这以前是很长的准备时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俄国共产党（布）第十次全俄会议（1921年5月）上的指示，在这一方面特别重要。在用高等学校4年学程来生动地与全部共产党历史作比较时，列宁这样规定党所经历的道路的第一个时期：“如果按照各个阶段考虑，那么，第一个阶段是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至1903年为止，这是最初和民粹主义、社会民主党与第二国际分道扬镳走向布尔什维主义的时期。”（“列宁全集”，俄文版第32卷第407页）

党史学家的任务之一，在于如何根据上面所引的列宁的指示，更完全反映这一途径，由于这一途径，俄国无产阶级经过了民粹主义瓦解与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跋扈时期，走向布尔什维主义，走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看来，党史第一个时期的年代界限应该比“简明教程”中的界限放宽一些。这一时期其实可以分为两个大阶段：一、工人运动的开始和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1875年至1894年）；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1895年至1903年）。

七十年代是处于工人运动新阶段的开始。从1870年至1879年的10年期间，在各工厂内工人出动了326次以上，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无产阶级的罢工和示威游行开始具有愈来愈多的经常性质。按照马克思的话来说，就在这时候，俄国工人的志同道合、休戚相关的精神发展起来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工人运动还没有同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仍然受民粹主义的影响，可是，它已经产生了俄国无产阶级的第一批政治革命组织，它们所抱的目的是要推翻专制的地主制度与争取民主自由。“俄国南方工人协会”(1875年)与“俄国北方工人协会”(1878年)就是这样的组织。历史的研究表明：奥德萨和彼得堡的工人协会的成立与活动是把无产阶级的一股洪流从一般民主革命洪流中分引出来，使俄国工人阶级走上独立斗争道路的初次尝试。“俄国南方工人协会”与“俄国北方工人协会”的活动在无产阶级面前提出了广泛的组织任务与政治任务，尽管是还有民粹主义与拉萨尔派性质的错误。他们力图利用俄国与全欧的革命经验来推翻地主与资本家的奴役统治。这两个无产阶级组织在思想上非常接近于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第一国际(1864年至1872年)。在它们的纲领中提出了郑重的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

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形成的开始，其特点是两个重要的情况：第一，七十年代工人运动已在国内开展起来，在国内有着革命民主主义的、旨在反对沙皇制度与农奴制压迫的强大的传统；第二，工人运动的领导者不能不感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对自己所发生的一定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远在